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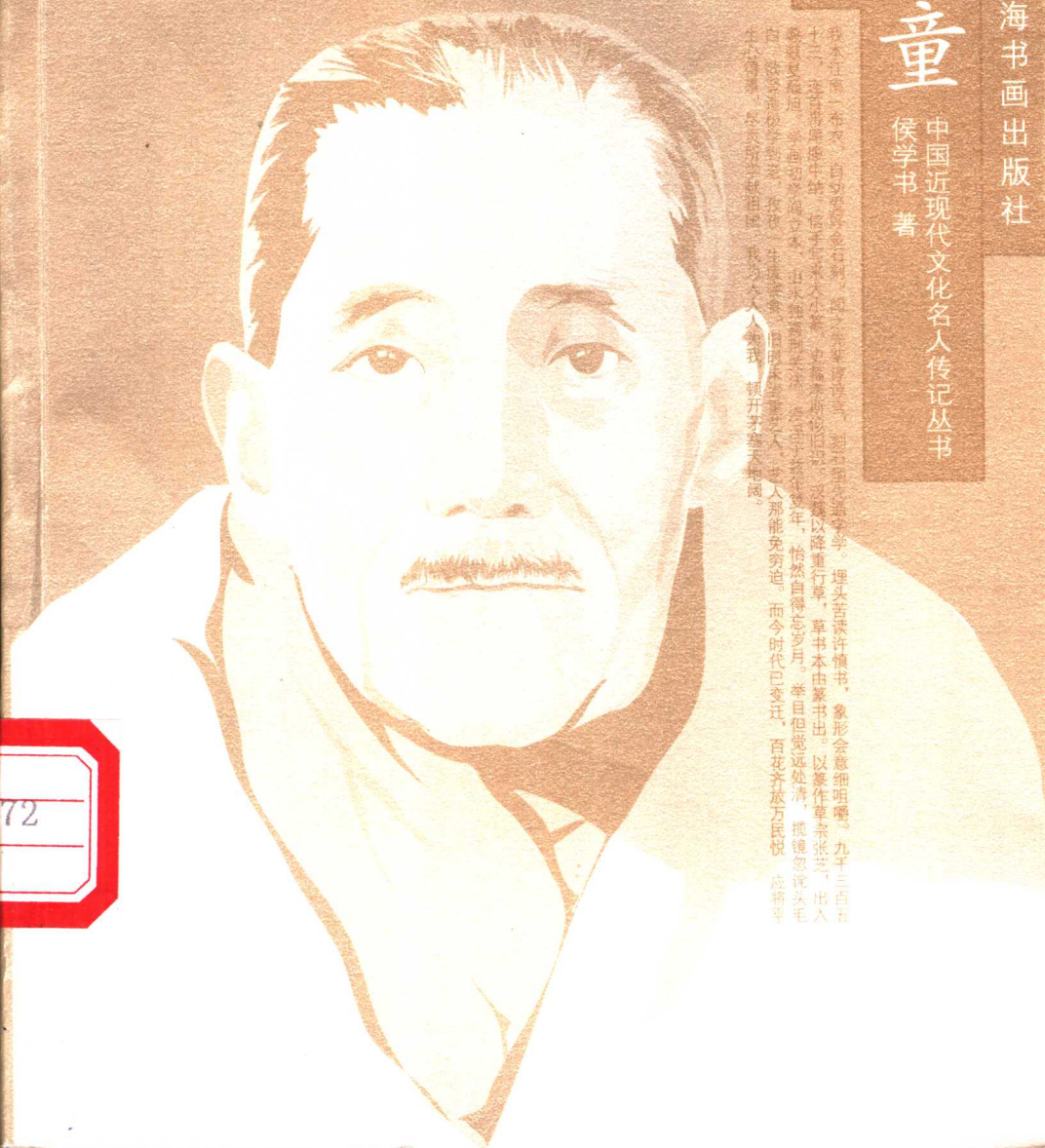
② 上海书画出版社

铁笔神童

中国近现代文化名人传记丛书
侯学书 著

朱复戡传

我本江南一布衣，自幼习得金石刻，胸中先有造化心，刻石如刀通字字。埋名古淡许慎书，象形会意细咀嚼。九千三百五十二，三百南唐陈中书，信手得来入小篆，史籀李斯仿旧书。汉魏以降重行草，草书本由篆书出，以篆作草亲张芝，出入参微复经周。学画初学陶立本，山水独爱荆关法，恁五十年老笔年，怡然自得忘岁月。举目但觉远处清，揽镜忽说头毛白，欲学商周学篆，孜孜，生疏篆隶，旧时篆隶喜之人，老来那能免穷迫。而今时代已变迁，百花齐放万民悦，应将毕生心得，尽我所学献祖国，我为人人来画我，顿开牙关天地阔。





中国近现代文化名人传记丛书

铁笔神童

——朱复戡传

侯学书 著

上海书画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铁笔神童: 朱复戡传/侯学书著. —上海: 上海书画出版社,
2002. 12
(中国近现代文化名人传记丛书)
ISBN 7-80672-466-4

I. 铁... II. 侯... III. 朱复戡—传记
IV. K825.7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2)第094859号

责任编辑 胡传海
封面设计 潘志远
技术编辑 朱伟南

铁笔神童——朱复戡传

侯学书著

◎ 上海书画出版社 出版发行

地址: 上海市钦州南路81号

邮编: 200235

网址: www.duoyunxuan-sh.com

E-mail: shcphph@online.sh.cn

上海中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889 × 1194 1/32

印张: 3.875 印数: 1-3,000 字数: 6万

2002年12月第1版 2002年12月第1次印刷

ISBN 7-80672-466-4/J·416

定价: 12元



朱复戡先生像

目 录

壹	少年神童····· 1	肆	暮年悲欢····· 60
	洪武苗裔、翰林生徒、道台公子、 革命党人的“恩公”····· 1		落伍的“头马”····· 60
	从“怡春堂”笺扇庄到“大世界” 游乐场····· 4		陈毅求印····· 66
贰	青年走红····· 9		《复戡印集》····· 68
	题襟馆，吴昌硕的“小畏友”9		“美术工作者学习班”的风波 72
	“后乐园”，三生石上有缘的“方 丈”张美翊与徒弟们····· 15		北国知音····· 76
	“大庆里”，国民党元老们的 “忘年交”····· 32		复制天贶殿壁画····· 80
	青洪帮与梨园····· 36		青岛交流，东北展访····· 83
	《静龛印集》····· 39		牛鬼蛇神····· 87
	开“司蒂倍克”的上海		空谷传音····· 90
	美专教授····· 43	伍	晚年辉煌····· 95
	哪个“秘书长”合算····· 46		海岳双栖——《草诀歌》《草书千 字文》《增补泰山刻石》····· 95
	“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”····· 48		重建泰山刻石····· 97
叁	中年颠沛····· 53		张大千的遗憾····· 100
	劫匪与“军师”····· 53		与刘海粟合作《三友图》·· 100
	大难不死····· 56		复兴青铜文化····· 102
			画展、《朱复戡篆刻》、 《朱复戡金石书画选》····· 106
		尾声	····· 116

少年神童(1902—1917)

洪武苗裔、翰林生徒、道台公子、革命党人的“恩公”

公元1902年9月30日，即清德宗光绪二十八年，壬寅八月二十九日，朱复戡生于上海。

据传朱家是洪武皇帝朱元璋的后裔。其祖为桂王，封地在今江西弋阳。清军入关后，朱家一度为避祸而改姓邢。乾隆间，朱忠隆率族人迁居浙江鄞县梅墟镇徐家洼。

朱家迁居梅墟后，恢复朱姓，定辈行为“忠、孝、节、义、全”。一世朱忠隆就是朱复戡的曾祖父，他继承先人财宝，家资甚巨，但隐而不露，其画像亦为渔民装束。二世朱孝弘，有一数十艘沙船组成的船队，名为出海捕鱼，实为跑南洋做生意、营盐业。三世朱节镛，字景曙，是孝弘公之子，朱复戡的生父。

朱节镛自幼用钱无度，家中供应虽丰，却也经常不够其开销，便瞒着家人在外面借“麻衣债”。这是当时江浙一带的一种民间借贷方式。借方一般都是有钱人家的公子哥儿，所借钱款暂不必还，待到自家老子去世，披麻带孝之日，也就是自己当家作主之时，将所借钱款按双倍偿还，此谓“麻衣债”。

因为朱家在当地是名门望族，信誉自然很好，所以朱节镛的“麻衣债”借得格外顺利，借得也就格外的多。终于在朱节镛十八岁那年，纸包不住火，家里知道了他借“麻衣债”的真相，一时间朱府上上下下震动起来，当家的勃然大怒，决意严肃家法，对朱节镛深究严办。吓得朱节镛连夜只身逃往上海。

在上海，朱节镛作过报馆编辑，凭借着家学渊源以及朱家的名望，八方应酬，广交朋友，也终于闯出了一方天地。曾

创立“南洋广告公司”。也曾参与戴季陶、陈布雷办《民权报》、《民主报》。

朱节镛娶妻邵氏。邵氏即朱复戡的生母。

朱复戡幼时俊俏如女郎，乳名唤作阿兰。

朱复戡一生曾用名无数，其中朱义方，是按照朱家迁居鄞县之后的“忠、孝、节、义、全”辈行所取，字伯行、号静龛。四十岁后更名朱起，同时更号复戡。以后竟以号行，用得最多的就是复戡。

朱复戡五岁时，在父亲的指导下，用毛笔蘸清水在青甑上练字。青甑是一种砖，一尺五见方，下有四短足，与北方的炕桌相似，俗称“练字砖”。清水写于甑面，须臾即干，干了再写，便于反复练习。朱复戡幼年时懒，最怕磨墨，所以用青甑练字，免却磨墨之苦。每日写字以尽一盃水为度。练的最多的是《张猛龙碑》和《龙门二十品》。

六岁，朱复戡家中来了一位客人，叫作王秉兰，东北籍人，与朱节镛系同年举人。王秉兰与朱节镛曾同时参加会试，朱落第，王秉兰中进士却嫌授官偏远而不赴，到上海赋闲。王秉兰不仅拥有翰林名衔，而且

精于金石学，通《说文解字》，对幼年的朱复戡影响很大。朱复戡见到《说文》中小篆花里胡哨，十分喜爱，缠着王秉兰要跟他学。王秉兰也喜欢朱复戡聪明伶俐，自己闲居朱家无事可



朱复戡全家福
(中间男孩为朱复戡)

干，便自充西席，当起了老师，每天教朱复戡读书写字。

开始，王秉兰要教《三字经》，朱复戡坚决不学，就是要学《说文解字》和《史记》。王先生就试着教一点《说文解字》里的小篆，幼小的朱复戡竟能过目不忘，而且眼追手摹，小篆居然能写得像模像样。这使得王翰林十分惊叹，更十分喜悦，惊喜之余，又以《石鼓文》教之，朱复戡更是喜欢得不得了，又迷上了《石鼓文》，每日临写不辍。

幼年时期的朱复戡在家学的熏陶下，特别是在翰林老师王秉兰细致入微循循善诱的启蒙教育之下，打下了坚实的小学基础，这对他日后在篆书、草书特别是在篆刻方面的发展，至为关键。

朱复戡晚年在自述诗《白头吟》中写道：

埋头苦读许慎书，
象形会意细咀嚼。
九千三百五十三，
连首带尾腹中纳。

可见他对幼年时代打下的古文字学基础，是相当自负的。

1911年4月，清宣统三年，摄政王起用托忒克氏端方以侍郎候补充督办粤川汉铁路大臣。端方1904年曾任江苏巡抚摄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，客居南京红纸廊，曾与朱节鏞谊结金兰，兄弟情深。端方未入川之前，委朱节鏞为四川“盐法道”，先在四川为端方经营盐务。清制“盐法道”虽是道员，但不管行政，而专司一事，很有经济实力。朱节鏞对盐务非常熟悉，并借此在四川广交朋友，发展个人势力。当时重庆知府戴瀛，浙江吴兴（今湖州）人，与朱节鏞同为浙人，交往日深。戴瀛有一子，名良弼，字选堂，在日本读

书七年，于1909年学成回国后，更号戴天仇，意思是与大清朝廷有不共戴天之仇。戴良弼与于右任等人办《民吁报》抨击清廷，官府通缉追捕甚急。身为大清重庆知府的戴瀛对这个儿子很是头痛，这个戴良弼就是日后大名鼎鼎的戴季陶。戴瀛名如其人，两袖清风，死于任上，景象萧条。朱节鏞出资为其料理后事，竟得厚葬。

1911年10月，革命党在武昌起义，12月间端方率军入川镇压保路风潮，行至资州，被新军刺死。朱节鏞在四川无法立足，遂安顿戴瀛家眷回湖州老家，自己也逃回上海重操报馆旧业。此时戴季陶也由南洋槟榔屿取道回国，投奔朱家落脚。

这年朱复戡已经九岁。戴季陶长朱复戡十一岁，每称朱“义方兄”，又称之“小恩公”。季陶常以革命思想影响复戡，终于有一天，季陶一剪刀将复戡那根又细又黄的小辫子剪掉，宣布朱为革命党。朱节鏞发现后，大骂季陶、复戡两人，并要戴季陶转告孙中山先生：推翻满族统治，应该还我大明江山，才是忠臣，如果自己当什么总统，便与乱臣贼子无异。

足见朱节鏞之迂腐。

后人谈起朱复戡，便有了洪武苗裔、翰林生徒、道台公子、革命党人“恩公”的说辞。

从“怡春堂”笺扇庄到“大世界”游乐场

清末民初的上海县，已初具闹市华都的规模，各色人等混迹其间，鱼龙混杂。有联云：官僚、政客、革命党；商贾、文人、资本家。这些人形成上海独特的文化圈和独特的文化氛围。古玩字画，在这一时期应运走红，上海不仅是冒险家的乐园，同时也是书画家生长的沃土。

位于南京路抛球场附近的怡春堂笺扇庄生意兴隆，这里不仅经营文房四宝，代求名家字画，而且是上海最大的裱画店(当时上海尚无荣宝斋)。

怡春堂的老板王恒章是浙江人，经营名家字画颇得门径。沪上风雅之士及其附庸，多喜来此品茗、探询行情、各求所需。

1909年初，农历戊申腊月的小年夜，按老规矩次日除夕，家家户户大门上都要贴春联。因为怡春堂的招牌里有一个春字，人们都愿意到怡春堂买春

联，所以这几天王老板的生意格外火红。王老板特请了一位张瘦石先生在店堂里加班加点，赶写春联。张老先生写得一手好颜字。

这天晚上朱节镛领着复戡路过怡春堂，看见里边灯火通明，想顺便买几幅春联，便踱了进去。王老板与朱节镛同是浙人，彼此熟悉，寒暄之后，便到后堂吃茶。在前堂写字的张瘦石老先生写得手腕子都酸了，也趁机跟了进去，稍事小憩。

朱复戡平日在家用青甃练字，写了就干，不能自我欣赏，常觉美中不足。看到前堂案上放着许多裁好的梅红纸和一大盘已研磨好的墨汁，顿觉技痒，看看四下无人，便蹬着椅子爬上画案，抓起一枝大笔，双膝跪在案上，写了起来。写的基本是张老先生用的《楹联大全》中的四言五言联，字数较少，适合写大字。无非是“民安国泰，人寿年丰”、“一元复始，万象回春”之类，足足写了二十多幅。

待到朱节镛与王恒章从后堂出来，大吃一惊，小孩子手上脸上净是墨，地上横七竖八摆满了春联。朱节镛很是尴尬，一时不知说什么是好，只是呵斥小孩子胡闹。张瘦石老先生却

捋着山羊胡子大笑，连连夸说写得好，写得好。王老板更是仔仔细细看了一遍复戡写的春联，认认真真地要求复戡再写几幅，并说是有酬金的。

大年初七，怡春堂的伙计周伦彝果然来到朱家，客客气气送上大洋两块五角，说是那晚朱复戡写的春联非常好卖，竟被抢购一空。一共是二十五对，每对润金一角，共两块五角。另外，周伦彝带来一卷名贵的雨雪洒金珊瑚笺，是东家王老板请朱公子写对联，每对两块大洋，落款要写“七龄童子朱义方”。

当时，吴昌硕先生的对联润格也仅为四元。

王恒章以两元大洋请一个七龄童子写对联，其中自然不乏商业炒作的因素，但可贵的是王老板慧眼独具提携晚辈的精神。从那以后，每逢买家来怡春堂，问及近来有哪些大作家的作品，或者有哪些名家自外埠来，王恒章总要推荐朱复戡。他认为这个朱复戡奇货可居。他说，上海老的书画家没有什么新奇，倒是出了一个神童叫作朱义方。再示以朱复戡写的对联，确实好，果然是人见人爱。一时间沪上名流趋之若鹜，

纷纷预付订金，皆以拥有神童朱义方的对联为一乐事。

正是由于这位王老板和怡春堂的缘故，引出了朱复戡与一代大师吴昌硕的一段墨缘。

《书法》杂志1985年第5期载朱复戡的文章《怀念吴昌老》，开头写道：“我和缶老第一次见面，才七岁。因为我写了一幅对联贴在怡春堂笺扇庄的裱画间。他见了后摸了摸我的头顶，把我夸奖了一番……”

当时朱复戡那副对联，字盈一尺，是“渔渊散鱼恋，载道驾鹿车”，集石鼓联。

这副八尺珊瑚笺洒金石鼓对联，长期悬于怡春堂，书画界领袖吴昌硕看见，不禁连连称赞：神童，神童！

吴昌硕是写石鼓文的圣手，所写的石鼓文也只写拳头大小。

一晃光阴，大清的龙旗换成了民国的五色旗。

据朱复戡的中学同学许志襄老人回忆，这几年中，朱复戡于1910年(九岁)入“上海湖州旅沪公学”读小学，后在“上海中法学校”(今上海光明中学)一路跳级读中学，1919年毕业于中法学校。

此间，“神童”的名气越来越大，1913年，十二岁的朱复



石鼓文对联《朱复戡金石书画选》

戡曾为日本轮船写“丰田丸”；为宁波阿育王寺写“大雄宝殿”横匾。可惜此横匾在浩劫中被毁。直到1986年，该寺方丈统一法师获悉当年书匾的神童尚在人间，特请朱复戡旧地重游，再书横匾。当朱复戡到达宁波时，阿育王寺破例开放了迎接皇帝御驾的大门，迎接朱复戡，遂重书“大雄宝殿”、“法相庄严”两幅横匾。

1917年，朱复戡十六岁。扫叶山房出版的《全国名家印选》中已选有朱义方的篆刻作品。有正书局也曾出版朱义方的字帖。这些都说明了这位神童在艺术上一直孜孜以求，在金石书画界已初露头角，已非当年怡春堂爬在画案上写春联的吴下阿蒙了。

正是在1917年，朱复戡的神童名声更向前推进了一步。

向有沪上三大滑头之一之称的奇人黄楚九，在法租界敏体尼荫路(今西藏中路)、爱多亚路口(今延安东路和中路)云南路转角新桥畔建成“大世界”游乐场，有“飞流远眺”、“亭台秋爽”等十大景观，于7月14日正式开幕。黄楚九建“大世界”的目的是要压倒上海滩有名的女大亨汪国贞的“新世界”，为了一鸣惊人，招徕顾客，黄楚九特邀人们盛传已久却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神童，公开登台亮相，对客挥毫。

那晚“大世界”底层面东的共和厅人头攒动，许多达官显贵，社会名流，包括书画界的领袖人物吴昌硕都来到现场观看。

十六岁的朱复戡，生得瘦小白嫩，孩童模样，必须要站在太师椅上，才能够得着画案的

高度，操着大笔，在珊瑚笺上写着字大盈尺的石鼓文对联。有：

渔渊散鱼恋，载道驾鹿车；

康乐陈时道，清平具古欢；

阴阳吾所具，道艺乐其天。

等等。

当时观众有人向神童发难，说：这些篆字，小孩子当是依葫芦画瓢，不一定真正认得的。

朱复戡听到这些话虽然有些气恼，但还是朗声将所书对联一一读给观众听，更时时加以简单解说，仿佛小小老师教学生一般，博得满堂喝彩。

石鼓文是战国时期秦国文字，清末民初才被书家重视而摹写。以写石鼓文而著称的吴昌硕，今日亲眼目睹朱复戡不但能写盈尺大的石鼓文对联，而且能够释读，欢喜得不得了，情不自禁地跑到台上，摸摸复戡的头，拍拍复戡的肩胛，拉着复戡的手，口中不停地说：“啊唷，朱义方，啊唷，神童，神童。我一生写石鼓文，也只写一点大，没有写过这么大。”真是喜欢得不知如何是好。

台下许多人手举两枚银元嚷嚷着：“敬求墨宝。”朱复戡却越来越着急。原因是他已经写了十几副石鼓文对联，所能记得的确实不多了，而台下要买

的人还有不少。要么写重复的，烫剩饭，没有意思；要么改写行楷之类，太一般，岂是神童所为。怎么办呢？情急生智，突然大叫：“肚子痛。”遂得罢手。

接连三天的表演，神童已成为上海滩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。红得发紫的朱复戡却感到有点不自在，觉得那天表演“肚子痛”很不光彩，哪里是“肚子痛”？分明是“肚子空”，还是学问不够。

朱复戡自七岁起被人捧为神童，几年来起五更睡半夜痛下苦功，有时甚至通宵达旦地写字、画画、刻图章，总算没有辜负“神童”二字。“神童”二字曾经是他发奋用功的动力，



朱复戡刻鄞朱义方

但他也十分明白，“神童”二字在历史中也常常是羁绊人前进脚步的锁链。如今自己已经十几岁了，写字落款还老是用“七龄神童”这枚印章。他

决定抛弃这枚印章，另刻一枚“鄮宋方玺”以示抛弃前名，从头迈步。

此后一段时间，朱复戡书画多用此印

青年走红(1917—1938)

1919年是朱复戡人生道路上至关重要的一年。这不是指他这年毕业于中法学校，从此走向社会，而是指两个得天独厚的契机：一是他受吴昌硕盛情邀请，加入“海上题襟馆金石书画会”；二是得以师从浙江三杰之一的张美翊。

题襟馆，吴昌硕的“小畏友”

“海上题襟馆金石书画会”是个民间艺术团体，成立于清光绪中叶，具体时间不可确考，但最迟不会晚于1914年，据说开馆的经费是由当时上海招商局副董事长、汉冶萍煤铁公司董事长盛宣怀(杏荪)资助，盛亦是早期会员之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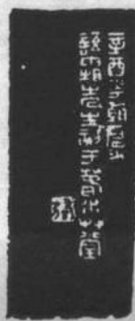
第一任会长是光绪十八年进士汪洵(渊若)，副会长是吴昌硕。1915年汪洵去世，吴昌硕

继任会长，哈麟(少夫)、王震(一亭)任副会长。

会馆初设于福州路。朱复戡入会时馆址在汕头路3号，当时吴昌硕、王一亭、哈少夫等人均为名誉上的正副馆长，名誉馆长尚有光绪二十九年进士曾熙(农髯)，书画名流冯迥(超然)、李梅庵(清道人)、吴徵(待秋)等人，而实际上主持会务工作的是驻会馆员俞原(雨霜)、任薰(堇叔)。一般人都认为俞、任二人为正副会长。

当时经常到馆活动的多为前清遗老，有的是会员，有的不是会员。通常有二三十人，不一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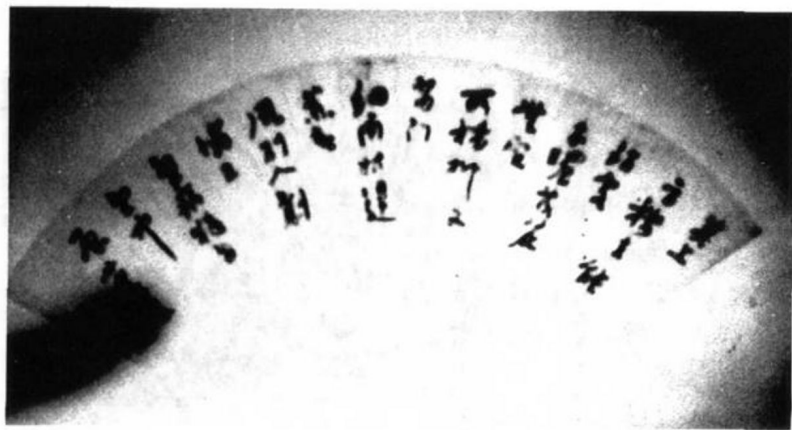
朱复戡刻归安俞原
(带边款拓片)



都是书画家，但都是当时的名流。经常到馆的会员有：光绪九年进士传胪朱祖谋（孝臧），诗词名家，能画花卉，写颜字左欹，甚别致；光绪二十九年进士曾熙（农髯），书得《张黑女》神髓，间作简易山水；举人出身曾作湖口知县的商言志（笙伯）画花鸟；洪饒（丽生）花鸟胜于商，但名气不如商，因为商是举人，有功名；熊庚昌（松泉）画狮虎；吕万（选晴）画山水；前清举人高时显（野侯）擅画梅，有印章“画到梅花不让人”；程璋（瑶笙）画松鼠最著名，平日袖中笼一松鼠；姚景瀛（虞琴）画兰竹；曾为吴禄贞幕僚的骆文亮（亮工）擅八法；马骥（企周）画山水；光绪三十年进士、当时的湖南省长兼督军

谭延闿（组庵）及其胞弟谭泽闿，书学翁同龢。还有一些非会员，但经常到馆走动的社会名流如：光绪十二年进士、曾任前清直隶总督、北洋大臣陈夔龙（筱石），光绪二十一年进士康有为（更生），光绪二十九年进士刘凤起（未林），光绪三十年进士章梈（一山），光绪三十年进士高振霄（云麓，光绪八年解元郑孝胥（太夷），清季举人况周颐（夔生）、于伯循（右任）、邵力子（仲辉），何绍基之孙何维朴（诗孙），左宗棠之子左孝同（子异）等人，都是题襟馆的常客。

会员中年纪最长者是徐林（竹贤），画人物、走兽、花卉，当时已是七十多岁。年龄最小的是朱复戡，年仅十七岁。



朱复戡书扇

前后陆续参加题襟馆的其他会员还有光绪十二年进士探花、曾任前清安徽巡抚冯煦(梦华),光绪十一年进士李钟珏(平书),光绪十五年进士金镜蓉(旬丞),光绪十九年恩科副贡生丁宝书(云轩),清末诸生赵时桐(叔孺),廪贡生顾夔光(鼎梅),秀才高时丰(鱼占),曾任前清直隶同知的黄山寿(旭初),曾为端方幕僚的褚德彝(礼堂)。书画名家陆恢(廉夫)、潘飞声(兰史)、杨锡章(了公)、吴隐(石潜)、黄质(宾虹)、狄宝贤(平子)、易孺(大庵)、童大年(心龛)、赵云壑(子云)、诸宗元(贞壮)、费研(龙丁)、黄葆戉(蕙农)、邓澍(春澍)、黄起凤(晓汀)、贺骏(天健)、唐熊(吉生)、朱闻韵(汶隐)、张克和(石园)、刘清(介玉)、丁仁(辅之)、钱崖(瘦铁)、赵世鸿(雪侯)、吴熊(幼潜)、王瞻民(怪山老民)、叶振家(指发)、宗士福(履谷)、陈桢(巨来)、王贤(个簃)、吴琰(振平)、许铸(铸成)、丁念先(守棠)、徐曦(晓村)、张泽(善孖)、张爱(大千)、田桓(寄苇)、孙鸿(雪泥)、胡钱化佛、吴石公、叶渭莘、郑卿、王禹襄、王撝卿、刘玉庵、丁竹荪、丁六阳、廖道士等人。

题襟馆有俞语霜长驻,白



朱复戡(右)与钱瘦铁(左)青年时期的合影

天来馆的馆员不多,来者多为办事。只有晚饭后,才是众馆员聚会的好时光。馆中有一大长方桌,四周可围坐二三十人,每晚几乎座无虚席。会员们在此谈论金石书画、诗词文章,其中有些人曾经亲历清末政治生活,则谈一些前清的政治掌故,也颇有趣味。有的会员将平日收藏的书画、古玩拿到馆中陈列,与大家共同鉴赏。会员们也经常共同切磋技艺,对课挥毫。也有些书画捐客带着古玩字画到馆中走动,或寻找买家卖家,或请人代为鉴定、题跋。馆中还长期悬挂会员的作品,展览销售,并备有会员的润格,代会员收